

裘山山文集

春 草

裘山山 著

当代农村女性的奋斗史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裘山山文集

春 草

当代农村女性的奋斗史

裘山山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草 / 裘山山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裘山山文集)
ISBN 978-7-5399-8886-3

I. ①春… II. ①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3700 号

书 名 春草(裘山山文集)

著 者 裘山山

责任编辑 汪 旭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8886-3

定 价 190.00 元(全 7 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一九六一年，春天：哭破天	001
第二章	一九六八年，冬至：两块米糕	011
第三章	一九七〇年，初秋：心口痛	021
第四章	一九七一年，冬月：九岁的喊叫	029
第五章	一九七六年，仲夏：堂伯的手	036
第六章	一九八二年，霜降：新鞋挤脚	046
第七章	一九八四年，春分：长途车	057
第八章	一九八四年，小暑：一夜落发	066
第九章	一九八四年，冬季：去找何水远	077
第十章	一九八五年，谷雨：一记耳光	088
第十一章	一九八五年，秋分：灰烬	092
第十二章	一九八六年，惊蛰：火车上的惊吓	102
第十三章	一九八六年，立夏：生意从表舅家开始	110

- 第十四章 一九八六年，大雪：白茶缸 121
- 第十五章 一九八七年，清明：小老板 129
- 第十六章 一九八八年，春节：一万八千三 137
- 第十七章 一九九〇年，小寒：全家福 151
- 第十八章 一九九一年，正月：携子寻夫 165
- 第十九章 一九九一年，小满：娄大哥 183
- 第二十章 一九九一年，芒种：桂花东街 188
- 第二十一章 一九九一年，小暑：做成一件大事 197
- 第二十二章 一九九三年，春节：乡下的日子 209
- 第二十三章 一九九三年，夏至：一笔手术费 221
- 第二十四章 一九九三年，大暑：追汽车 228
- 第二十五章 一九九四年，仲春：阿珍干的好事 236
- 第二十六章 一九九四年，中秋：鼻血长流 242
- 第二十七章 一九九五年，端午：五个粽子 252
- 第二十八章 一九九五年，立秋：跳槽 264
- 第二十九章 一九九六年，处暑：满视觉红细胞 273
- 第三十章 一九九六年，白露：鼓乐震天 281
- 第三十一章 一九九七年，除夕：新闻人物 289
- 第三十二章 一九九七年，雨水：铂金项链 298
- 第三十三章 二〇〇一年，元旦：梦开始 310

第一章 一九六一年，春天：哭破天

一九六一年春天，春草来到世上。本来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一个中国南方普通农户人家的第三个孩子。既不是长子长孙，也不是三代单传，既不是婚后长久不孕到来的意外惊喜，也不是冤家孽缘结出的苦果，普通得不想让人嚼舌了。春天里你往脚下一望，便可看见千千万万这样的草从地底下冒出来，张望这个世界，跃跃欲试的样子，春草就是那千万株中的一株。

但春草的出生却不太平常，或者说不太顺利，甚至让人有点儿心烦，有点儿懊恼。

至少在春草姆妈那里如此。

当然，那时还没有人叫她春草姆妈，叫她春阳姆妈。春阳是她的大儿子，或者春风姆妈，春风是她的二儿子。再早，人们叫她会计屋里的，她男人是大队会计。别看春草姆妈说话的喉咙那么响，骂起人来所向披靡，但偶尔也会冒出些斯文的字眼儿，比如羞耻，比如龌龊，比如自作自受，等等，显出她高小毕业的水平来。春草出生时她叹出一句“雪上加霜”，不管是否恰当，让人一听就明白，她不欢迎这个孩子。嘴上加嘴，她喂不过来。

春草姆妈挺着大肚皮照样出去做事。她一直这个样子，做大肚婆也不

在家闲待着，苦巴巴地干。她大姑子说她生就是个做生活的命。春草姆妈听了在肚皮里回她的话说：有你这个嘎（这么）会享福的大姑子，我当然是做生活的命了。早上起来她吃了一个冷红薯就打算去捞猪草，再打算把家里仅有的三分菜地平整一下，种点儿青菜。快要生了，现在种下去，月子满了也好有点青菜吃。按春草姆妈自己的推算，妊娠期还有一个来月。

男人见她去背竹篓，抬头看看天说，说不好要下雨快了，不要出去了。春草姆妈没好气地说，下雨？！下雨你两个儿子就可以不喂了？你老阿姐就成仙了？猪儿躺在地上就肥了？

春草姆妈讲话有个习惯，总是把家里所有的活物都说成是男人的，一个大姑子，两个儿子，三头猪，还有几只鸭子，比如她喜欢说“你看看你个儿子”，或者“你看看你那些鸭子”，“你看看你的猪”，当然还有“你看看你老阿姐那张脸”。反过来呢，她把所有的家什都说成自己的，比如“不要动我的樟木箱啊”，或者“我那个大木盆呢？”，“我的塔篮呢？”

其实所有的活物都是要靠她来喂的，光三头猪一天就要吃几十斤，更别说几口人了，他们除了吃还得穿，还得盖，还得踩烂几双鞋。他们村是个穷村，藏在一片丘陵里。四周坡坡坎坎的，没多少平地，就是有一点儿也很薄，产不了多少粮食。四周的山坡上虽然有些茶树和枣树，可那些茶树和枣树都是生产队的，没人去侍弄，只是让树们不死而已，每年结下的枣仅够孩子们解解馋，生不出钱来。至于茶叶，还不够交国家呢。春草爹说是大队会计，挣的工分也足够他自己吃。所以春草家里的一切重担，都压在了春草姆妈身上，她一年到头都在做饭、喂猪、打柴、种地、缝衣服、纳鞋底，无休止地忙碌，像个陀螺似的转、转、转。

把那个和她人差不多长的竹篓甩到背上，春草姆妈就出了门，径直往村边的池塘去。因为挺着肚子，背往后倾，背上的竹篓就总打着她的小腿肚，啪嗒啪嗒的。五岁的大儿子春阳跟在后面，拖着两根长长的竹竿，还

拖着嘴唇上的清鼻涕。竹竿擦在青石板路上刷刷刷的，鼻子也一会儿一吸啦，似乎都在应和母亲的声音，母子二人的动静在早春寒冷的空气里如协奏曲一般奏响了。村里人看见母子二人迎着冷风吸着清鼻涕，一前一后地走，也都习以为常，男人们往往会在心里嘀咕上一句：会计屋里个女人，真是娶得合算，顶好几个劳力呢。

春天了，水草已经茂盛起来，池塘一片浓绿，还有不怕冷的小蛤蟆跳来跳去。春草姆妈丢下竹笋，稍稍喘了口气，就把两根长长的竹竿伸进水里。她筷子似的将竹竿插进那片浓绿中，夹住，然后用力一圈圈地转动，水草便大团大团地纠缠在了竹竿上。看差不多了，她就吸口气，用力往上拖。但毕竟有了身孕，身子累赘了，怎么拖也拖不动。春阳在一旁懂事地说，姆妈，我下去推吧。春草姆妈喘息着说，不来事（不可以），要冻出毛病的。夏天时她曾让春阳下到池塘里帮她往上推的，现在可不行，早春三月，水还刺骨呢。春草姆妈想了想，让儿子抱住她的腰，两人一起用力向后拽。扑通一声，水草上岸了，两个人却一起摔倒在地上。

春阳咯咯地笑起来，春草姆妈听儿子那笑声，知道他没摔痛。可自己却起不来了。她深吸一口气，想用力撑起身来，突然，肚皮里一阵疼痛袭来，来得很迅速，像潜伏在那里的强盗突然冲过来。春草姆妈意识到是要生了。她有经验，一下急了：个小赤佬：心慌慌出来做啥啦？春草姆妈咬紧了牙，恨恨地骂着：要死啊，提前嘎许多辰光跑出来，想饿肚子啊？娘老子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菜也没种上，小猪仔还没生，你嘎早跑出来我拿什么养你哟，哎哟哟……

第一波次的阵痛刚过去，老天爷就跑来凑热闹了，一个雨点带着一大群雨点洒落到她头上。噼里啪啦的，像是专程赶来配合强盗趁火打劫，要一起灭了她似的。她扬起一张湿漉漉的脸大声叫道：阿阳，快去生产队找你爹！告诉他我马上要生小弟弟了！春阳拔腿就跑，慌张得要命，两只小

脚溅起一路泥点子。

春草姆妈吸口气，赶紧爬起来，丢下拖了一半的水草就往回走。她急急慌慌地走，又小心翼翼地走，这让她走路的样子有些怪。边走边想，上哪儿去找钱给接生婆呢？上去找买红糖鸡蛋的钱呢？老母猪倒是很快要生了，原来的打算是卖了小猪仔坐月子的，没想到自己生在老母猪前面了。真是作孽！上次生春风已经是大姑子给的钱了，红糖也是大姑子买的，喔哟哟，就像把她杀了一样，难听话一直听到今朝。这回是随便哪样也不能要她的臭钱了。

回到自家院子，春草姆妈一眼看见了房后那窝南竹，七八根围在一起，被雨洗得发亮。她拿起斧子，选了一根最粗的开始砍。雨还在下，虽然不是哗哗作响那种，却很细很密，浸透力很强，马上渗透了她的衣服。春草姆妈顺手拣起一块院子里盖柴火的油布，围在隆起的肚皮上。实在是没时间躲雨了，她估计自己最多还有半个时辰就会生的，等她那个慢性子男人回来什么都晚了。

但砍了没几下，阵痛又发作了，这次来得更凶猛，她丢下斧头跑到屋檐下，卷缩起身子顺着墙根就蹲了下去。身子湿乎乎的，她舍不得进屋倒床上。儿子春风趴到她身上，“姆妈姆妈”地叫，引来了大姑子。大姑子一见她那个样子就明白了，扯着嗓子叫道，哎哟哟，嘎快又要生啦？这下又要累死我了：生嘛来得个会生，养嘛没本事养，真是作孽哦！我这点钱不够你们糟蹋哦！

一边嚷嚷着，一边还是去厨房烧水了。

春草姆妈忍着痛回嘴道：不要你个臭钱！你放心好啦！哎哟哟！我自家会想办法的！

厨房里又扔出一句话来：哪有你这样鬼哭狼嚎的？！又不是生头一个？叫叫！叫给谁听啊？！

春草姆妈挣扎着，还想去院子里砍竹子。那几棵竹子是可以卖些钱的。但实在是来不及了，她感觉到下身一热，羊水流了出来。只好回到屋里倒在床上。

春阳终于带着他爹回来了，老的小的都气喘吁吁，还带进一屋子湿淋淋的雨水。春草爹一见老婆已经倒床上，问，不是说还有一个月吗？怎么提前嘎多辰光？春草姆妈说，哪个晓得你个小赤佬会性急？春草爹只好默认是自己的小赤佬性急，说，我这就去叫潘阿婆来？春草姆妈挥手道，不要叫她，我自己能行。省省钱吧。哎哟哟！她骂道：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嫁到这里来受罪！受不完的罪！

春草爹任她骂，他知道她是靠骂在止痛，上次也是这样。但老阿姐不干了，又在院子里接上了火：

我才是瞎了眼，把你个雌老虎弄回屋里厢来！

春草姆妈回嘴说，你才是……老虎，哎哟，好像出来了！春草爹一望，可不是，黑乎乎的一个小脑袋。他连忙上前托住小脑袋说，真当是个急性子伢儿。快，再用点力！生得快伢儿聪明！

春草姆妈骂道：催个屁！

一边说却一边哧溜一声，将伢儿生出来。

小小的伢儿像只老鼠那么瘦弱，一点声音也没有，春草爹捧在手里不知所措，春草姆妈喘出一口气说：打呀，打后背！春草爹就轻轻拍了拍伢儿的后背，春草姆妈说，用力！春草爹就用了些力。春草姆妈说，你没吃早饭啊！春草爹使劲儿一拍，伢儿终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春草姆妈松口气喊，剪刀！剪刀呢？春草爹慌里慌张地学嘴：剪刀？剪刀呢？

春草姆妈正要张口骂，大姑子端着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进来了，里面有把煮过的剪刀。大姑子把脸盆狠狠往地下一顿，水花和骂声都溅了出来：你个没良心的，用了我的钱还说是臭钱！有本事你不用啊？春草姆妈说，

你才是个没良心的！一年到头白吃白喝还嫌这嫌那！

春草姆妈一边骂，一边接过剪刀剪断脐带，然后学着接生婆的做法，把下身处理干净。

大姑子冲到春草爹面前说，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她骂我白吃白喝！你个当阿哥的不管管？造反了！

春草爹捧着孩子不响，对这个一辈子没出嫁的老阿姐，他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大姑子挽起袖子给春草姆妈擦洗，一边擦一边骂，春草姆妈终于没有力气还嘴了，雨水和汗水湿透了她的头发和衣服，她靠在床上，感到耗尽了力气。她急需换掉湿衣服，只好任大姑子重手重脚地侍弄她。大姑子给她换掉湿衣服，穿上干净的，然后摔了门出去，在院子里继续开骂。

春草爹看清楚了这个性急的崽子，有些欢喜地跟春草姆妈说，是个女伢儿嘞。春草姆妈皱了皱眉头，怎么是女伢儿？她瞥了一眼，小脸通红，模样和前两个儿子没什么区别，一点儿不漂亮。春草爹说，女伢儿好啊，我们已经有两个儿子了。春草姆妈说，好什么好？都是替人家养的。春草爹讨好地说，可以给你当帮手。春草姆妈说，帮手？不要累死我就好了！

春草爹仍喜滋滋的。尽管家里又多了张吃饭的嘴，可他就想要个女儿。两儿一女，这多少惬意。以后好不要再生了。他心里盘算着给女儿取个好听点儿的名字。春月？春水还是春娟？不料每说一个都遭到春草姆妈的反对：“取那么娇嫩的名字做啥啦？不好养，就叫竹子好了。”春草爹不赞同：“竹子硬邦邦的，不好听。”最后他妥协说：“要说好养不如草，就叫春草吧。”

有了春阳春风自然会有春草，顺理成章的事。春草姆妈觉得也不错。就这么叫吧。她挥挥手，有气无力地对男人说，去，把院子里那两根竹子卖了，不要再用她的钱了，省得她肉痛死的！

这个“她”当然指的是大姑子。

春草爹说，你不要跟她计较嘛，说就让她说两句。一家人。春草姆妈说，你不去我去。挣扎着要起来。春草爹连忙说，好好，我去。春草姆妈还不解气，说，谁跟她是一家人？她是我的阎王爷，她是来收我命的！

大姑子仍插着腰站在院子里骂，骂人是她的家常便饭，或者说是她的消遣娱乐，每天总得有那么几次才过得。雨下得越发大了，哗啦哗啦的，打在天井的水池里，门上，瓦上，台阶上，柴草上，树上，猪圈上，像在给大姑子的骂声伴奏。春草姆妈简直不明白，春天怎么会下那么大的雨？难不成这小赤佬的出生还惊动老天爷了？

不过所有的声音加起来，雨声和大姑子的骂声，也不及春草一个人的哭声大。春草好像感觉到了委屈，感觉到了自己出生不受欢迎，便扯起嗓子大哭起来。谁也想不出那么瘦弱的一个婴儿会发出那么大的哭声，尖利的声音像剑一样穿透雨幕，一家伙刺到天边的乌云里去了，挑开了云层，哭破了天。等春草爹从镇上卖了竹子回来时，裂开的天边太阳钻了出来，给乌云镶了一圈金边儿。春草还是不领情，继续哇哇哭着。她就这样大哭着，来到这世上。

春草爹掂在手里就知道，这个伢比前面两个轻多了，“小猫嘎大一点，哭起来倒是蛮吓人的，天都给她哭破掉。”这是他后来常说的活。

也难怪春草那么哭，在土地爷看来，这株小草冒出来的确不是时候。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大家的日子都很不好过，春草家也不例外，紧巴巴的。多一张吃饭的嘴可不是加一双筷子那么简单的事情，这让春草姆妈觉得心烦。如果老天爷没记错的话，春草出生后她只露出过一次笑容，那就是三天后她走出门，一眼看见在她砍掉竹子的地方，已经冒出两根新笋，笋头上顶着一撮新鲜的泥土，就难得地笑了一下：这小赤佬，像是竹子脱胎的。

她刚笑了一下，就听见圈里的猪在饿得嗷嗷叫，两个儿子哼哼唧唧地要吃，大姑子又开始了尖酸刻薄的骂——她因为做了两天的饭，已经忍耐到了极点。春草姆妈只好爬起来，开始劳作。她是这个家里最没资格躺下的。好在身子骨还算结实，经得起她无休止的劳碌。

她的眉头又拧作一团了。

可以说自打结婚后，她就没有松开过那团眉头，那一团里藏了多少苦多少烦多少悲伤，只有她自己知道。她原本是个能干泼辣的女人，也曾青春洋溢活力四射，也曾喜欢哈哈大笑。想当初在娘家时还当过妇女队长呢，不但领着妇女们干活，还给妇女们撑腰，那时她才十九岁。哪家媳妇受了气去找她，她都能打上门去替她们出口气。她才懒得给你讲什么大道理呢，她上去就掐，掐得男人吱哇乱叫。男人们和自己媳妇本来也不是什么不可调和的深仇大恨，让她掐两下就算认错了。反正等她走了，媳妇们总要在男人们被她掐青捏紫的地方抚慰良久的。

因为她太泼辣了，村里竟没有男人敢娶她，她就嫁到了春草爹的村里。春草爹，还有大姑子，恰是看上了她的能干，他们觉得他们孟家需要一个能干的女人。而她答应嫁过来，是听媒人说孟家没有老人，谁都知道有婆婆的日子是很难过的。却没料到他家没婆婆却有个没出嫁的老姐姐，性格怪异，脾气暴躁，比婆婆还难处。按当地的习惯，不出嫁的姑子是要跟大兄弟一起过的，而且还享受和婆婆一样的待遇。所谓婆婆的待遇，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只管横挑鼻子竖挑眼。等春草姆妈发觉上当已经晚了。她只好忍受。当初她可以替别的受气妇女做主，如今却没人替她做主了。

好在春草爹是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人们很少听见他高声说话，而且他也没有村里其他男人的恶习，比如调戏女人，比如赌博，比如酗酒。高小毕业的他和他们还是不大一样的，没事的时候总喜欢找点儿有字的东西看看。实在没看的就看账本。但春草姆妈对他还是很不满意，觉得他太软了，

“窝囊废”，她常这么数落他，面对他阿姐的蛮横不讲理他从不反抗。阿姐吃住和他们在一起，从不交一分钱。偶尔从她那里拿点钱她就骂个不停。春草姆妈不敢和她公开干，只好骂自己的男人。其实她没想过，像她这样性格刚硬的女人，恰好就需要丈夫这样软性的男人。两个刚硬的人到一个屋檐下过还不得折断一个？

不过这回因为春草的出生，令两个女人的矛盾激化了，或者说升级了。两个人大干一场，指天骂地，捶胸顿足，两心俱伤。

本来大姑子骂归骂，还是打算出钱的。大姑子有钱，大姑子的钱让春草姆妈生气，她一天到晚闲着，口袋里却总是有钞票，而且这钞票让她腰杆死硬舌头如刀。以前家里有需要时，她也会拿出一点来的。没想到这回春草姆妈不但公然顶撞了她，还说拒绝要她的钱。这让她的一肚子火没法烧起来，像湿柴火冒浓烟熏得她难受。于是她把仇恨转嫁到了春草身上，这个刚刚落地的孩子成了她的攻击对象，她每天只要一见到就会说，从没见过这么丑个女伢儿。麻头鬼睚！她吧嗒吧嗒地抽烟，看着春草姆妈背着春草忙里忙外，吐出一口烟说，活该！

生个贱女子，赔钱的货！

春草姆妈不知是因为淋了雨还是因为营养不良，还是因为提前一个月生产，总之产后没有奶水，身子很虚弱，只能给春草熬米糊糊吃，米糊糊不顶饿，春草总是哇哇大哭，加上大姑子的晋骂，更让春草姆妈觉得个伢儿的到来让人心烦，雪上加霜。

寻死口啊你这个哭法？想收我的命啊？饿死鬼投胎的精怪！

春草就是这么在骂声中来到这个世界并小心地成长的。懂事后的春草并没觉得委屈。她以为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尤其她从骂声里还得知，姆妈生她后落下个毛病，一到阴雨天就腰酸背痛，而他们家乡的雨水又来得得多，春草挨骂的时候也就来得得多。她觉得她该挨骂。姆妈说，

都是生你啊，我遭这么大个罪！这是最斯文的骂法，是有外人来才使用的，一般情况下姆妈是骂：你个死精怪，你要剋死我啊！我哪辈子欠了你的啊？作死啊你！

于是春草从睁开眼的那天起就开始察言观色了，她小心翼翼，看姆妈的脸，看大姑妈的脸，看老天爷的脸——碰上阴天她得格外小心。唯有父亲的脸是她可以放松面对的。

其实春草姆妈总骂这个女儿，却是最需要这个女儿的。尤其是后来，她又生了个小儿子，这种需要就明显地显现出来了，她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庆幸自己有个女儿。女儿替她承担了一半的劳作。春草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三岁帮姆妈烧火；四岁抱弟弟，给大姑妈捶背；五岁给大姑妈打洗脚水，洗碗刷锅；六岁捞猪草，赶鸭子，上山拣柴；七岁以后，她就成了她姆妈全方位的得力助手。春草姆妈认为，不，是村里所有的姆妈都认为，女伢儿是替别人养的，在交给别人之前应该把她用够，否则吃亏死嘞。

长到七八岁的春草依然矮小瘦弱，但一双眼睛却是无比明亮，偶尔朝人看时，那光亮总会把被看的人吓一激灵。她姆妈发现了这一点，训斥道：你那样用力瞪眼做啥啦？还怕别人把你当瞎子不成？

春草就埋下脸去。

人说“抬脸的女人低头的汉”，这两种都是厉害角色。春草却是个低脸的女人。所以没人在意她。连她自己也没在意她自己。

真和他们家房后那垅竹子一样，那么薄的地，那么一点雨水，就刷刷地长起来。母亲对她的不待见——说虐待似乎重了些——让她心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做个有本事的人，长大了离开母亲。

第二章 一九六八年，冬至：两块米糕

七岁那年，大姑妈死了。

这让春草很不习惯，春草从三岁起就和她一起睡了，虽然大姑妈从来没给她过好脸色，虽然睡觉之前她得给大姑妈捶背、打洗脚水，听她唠叨，虽然大姑妈困觉时打呼噜，常常把她从睡梦中惊醒。但毕竟大姑妈是和她最亲近的人。有时大姑妈会和她讲很多话，讲从前我是怎样怎样的，还讲以后你要怎样怎样。尽管她听不明白，但她感觉到大姑妈是信任她的，那些话她是不会对她姆妈和爹爹说的。当然她也挨过她的揍。有一回她刚进屋，大姑妈一把揪住她的耳朵说：

你把我的玉簪子偷哪儿去了？你个贼女子！

春草拼命摇头。大姑妈说，是不是你姆妈叫你干的？我早知道她眼热我的东西。告诉我，我去找那个雌老虎算账！春草还是拼命摇头，眼泪都被她揪出来了。她哪里敢动她的东西啊？她一边摇头，一边透过泪花看到柜子和墙边的缝隙里，有一点光亮，她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朝那里指。大姑妈转过头去，果然在柜子后面找到了玉簪。她把玉簪捡起来，在衣襟上擦了擦，插到脑后的发髻上，哼一声说，我谅你也不敢！

她转身要出门，忽听春草在背后大声喊道——我不是贼！

那声音惊人的刺耳。

大姑妈吓了一跳，回过头看着春草，春草仰着头，咬着嘴唇，眼睛死死盯着她。眼里有泪光，还有仇恨。大姑妈笑了一下，又回转身一把揪住她，凑近她的头发闻了闻说：我说怎么那么臭，你有多长时间没洗头了？猪猡一样。

说罢她把春草拽到院子里，打来一木盆水，把春草的头按进盆里使劲儿地洗，还不够，又拿来搓衣板在上面用力地搓，疼得春草龇牙咧嘴。可她挣脱不掉。大姑妈一边洗一边在她头发里扒拉，不满地说，一个小囡，怎么长出两个旋儿来？犟驴一头，以后够你姆妈受的。春草不明白大姑妈指的什么，她也没心思问，她只巴望赶快洗完，脱离大姑妈的魔爪。洗完之后大姑妈看看春草，竟然笑了一下，说，小赤佬还是满清秀的。

打那以后隔三差五的，春草就要上一回搓衣板，被大姑妈洗掉很多头发。对此春草又怕又有些喜欢，她喜欢的是洗完头后，大姑妈总会朝她笑笑。而且再碰上姆妈打她的时候，大姑妈就会站出来阻拦：你拿我小囡出什么气？

那口气好像洗了几次头就把春草洗成她的了。然后一把拉过春草：过来帮我捶背！

春草姆妈说，你个小囡？你一毛不拔还想白捡个囡？

大姑子说，你以为这几个伢儿是你的？都是我们孟家的！不是我们孟家娶了你你会有囡？

春草姆妈说，我累死累活地给你们孟家生伢儿养伢儿，你还说这种没心没肺的话？嘎昧良心会挨雷劈的！

大姑子觉得有些理屈，狡辩说，昧良心？我这个人从来不昧良心，我连个昧字都不会写。小囡你说是不是？

没想到大姑妈突然死了。死在不冷不热的十月，阳光明媚的秋天。她可真会选日子呢。死之前春草一点儿也不知道，大姑妈没和她打招呼，甚